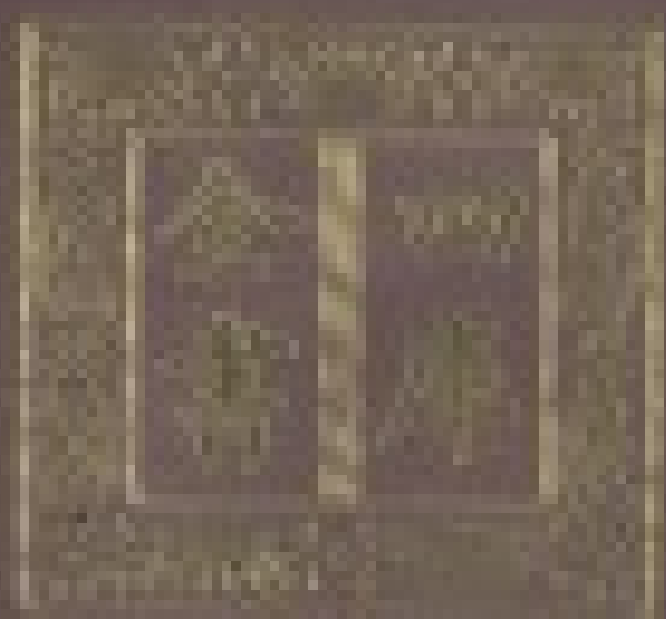






第一三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五
卷目

禮

通

考
錄
首

(五)

清
秦
蕙
田
撰

.....
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溫常綬奏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奎

臚錄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四十一

鄉飲酒禮

意田案鄉飲酒之禮見于經傳者有四鄉大
未三年大比獻賢能於王以禮禮賓之一也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以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
酒禮三也鄉大夫士飲其國中賢者四也其
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為州黨鄉
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
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儀禮所載乃鄉大夫禮
賓之禮其正齒位之法見於周官者一命齒
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于禮
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又有三豆四豆

五豆六豆之等而儀禮佚其篇其詳不可得聞焉州長習射之儀先飲酒而後射儀禮鄉射篇可以互參惟飲國中賢者之禮經無正文大約與鄉大夫賓賢之典畧相類耳漢制郡國行鄉飲酒禮盖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樂則笙歌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所謂鹿鳴宴也正齒位則行於冬季主人以縣令為之復降殺其禮宋淳化中詔有司講求鄉飲酒禮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為衆賓畧如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盖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則亦兼取

黨正正齒位之文二者合為一禮矣明初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於儒學行之又於是日令一人升讀律令盖取正齒位之義其鄉試舉人中式者亦有鹿鳴宴然不名之為鄉飲酒也周禮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先儒以鄉飲鄉射當之禮記亦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然則先王制此禮或主於興賢或主於尚齒雖所重不同而所以勸民行厚民俗之意則一也今採經傳及歷代史志所述具列於篇云

儀禮鄉飲酒禮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

於五禮屬嘉禮

凡鄉飲酒之禮其立有司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

酒亦謂之鄉飲酒

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先飲

行鄉飲酒三也

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四也王制云

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孔氏類達曰鄉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

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
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
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
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于學中名為
鄉先生教子鄉中之人謂鄉學士于天子若諸侯之
必升于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于天子若諸侯之
鄉則升學士于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特升用之先
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使
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賓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
之飲酒而後升又次者為賓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
者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
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
是歲十二月國于大蜡祭而黨中于學飲酒子貢觀
正為主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張氏爾岐曰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
月行之將射而飲于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于季冬
蜡祭鄉大夫飲國
中賢者則無常時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注主人謂諸侯之
鄉大夫也先生物

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
而頌之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
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厥賢能之書于王是禮
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
如此云古師而教學馬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
士名曰少師而教學馬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
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
酒是亦特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

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馬凡鄉黨
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也尚賢尊長也孟子曰
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疏引周禮是天子鄉
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若據鄉貢一人其
介與衆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衆賓輔賓行禮待後年
還以貢之耳

楊氏復曰此篇主于賓賢雖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
而下衆賓有長立于堂下者有東上北上樂正與立
者皆為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
但無黨正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差耳

蕙田案以上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

注戒告也拜辱拜其屈辱至
已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

退猶去也去又拜者以送謝之疏知賓出門者見冠
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知此亦出
門也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尊又使之加冠於子重
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賓卑又將貢已宜尊敬
主人故賓
先拜辱

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
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而此云拜辱者當賓與主人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
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與大夫抗禮不為驕也士冠
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答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
一辭而許為賓之道固然此亦其常而
已以為特貢已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也

介亦如之

注如戒賓也 疏衆賓亦當遠人戒遠使知但畧而不言

蕙田案以上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注席數席也 夙興往戒歸而數席賓

席席間南面主人席作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饋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疏射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雖不屬猶統賓為位同南面也

欽定義疏鄉飲酒義於賓席云坐於西北又曰南鄉謂

于室戶之西而南鄉也於介席曰坐于西南又曰東

鄉謂于西階之上而東鄉也於主人席曰坐于東南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六

又曰東方謂于東階之上而西鄉也於尊者席曰坐

于東北謂于賓東而南鄉也若三賓之席則自賓席

以西至于西序是其位也凡位室戶之西為最尊次

則西階之上為客位若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

者也而飲射之尊者位于是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

席大夫者也而飲射之三賓位于是此堂上之席次

也

蕙田案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者賓長三人即

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

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

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

主於與賢賓則賢能之中尤異者故特貢之

衆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衆

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

加二勺于兩壺

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在西上也肆陳也 疏東肆以頭首為記從西向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七

東上頭在西也

吳氏澄曰房戶間者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也斯禁一名檮

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樹士用禁北面設尊玄酒在左左酒尊之西也

張氏爾岐曰兩壺玄酒與玄酒各一也玄酒在酒之西壺各有勺以備把酌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

注榮屋翼 疏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

堂上深淺若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

楊氏復曰上篚在禁南東肆下篚在洗西南肆上篚爵三解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解降

洗以酬賓一也下能解四一人舉解為敬酬始一也司正舉解二也二人舉解為無算爵始四也張氏爾岐曰此復設簍者上簍所貯三爵每行畢即莫于下簍且貯餘解也

蕙田案以上設席及器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眾賓皆從之注肉謂之羹定猶燕也連名也還猶退從猶隨也言及眾賓介亦在其中

教氏繼公曰速賓之儀與戒賓同賓不遵從之者為主當復速介眾賓亦速惟言賓介者以主人親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蕙田案以上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注相

之吏損贊揖眾賓注差益早也拜介揖眾賓皆西南面

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眾賓差在南東面主人正西面拜賓則側身向西南拜介揖眾賓矣主

人揖先入注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庠學惟實

獻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注皆入門西面

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與眾賓亦隨實至西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下也厭者以手向身引之

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楫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楫北面答拜注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辟揖楫前梁對後梁為室戶上

蕙田案以上迎賓

主人坐取爵于簍降洗注將獻賓降注從主主人坐奠

爵于階前辭注重以已事煩賓也賓對注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主

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簍下盥洗注必進東

潔敬賓進東北面辭洗注示情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教氏繼公曰凡洗者必盥盥洗皆立

張氏爾岐曰簍下當簍之下非於簍也盥洗者盥訖取爵擬洗亦非謂遽已洗也

主人坐奠爵于簍與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言復位者明始降

時位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沃洗者主卒洗主

人壹揖壹讓升注俱升

教氏繼公曰升亦主人先而實從之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注復盥為賓降主人辭

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注疑正立自定

之貌 疏言揖讓升不
言一揖一讓從上可知

欽定義疏主人階上及降階之位皆在阼階東賓降階

之位在西階西下經俱有明文則賓階上之位亦宜

在西階西此不言西可知也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

注獻進也
進酒于賓

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注少退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

階上拜送爵實少退

注復位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

巴席前故賓進將于席前受之也案鄉射云賓薦脯醢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十

注薦進也進之

賓升席自西方

注升由下也

乃設折俎

者主人有司也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

坐于席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

弗繇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興加于俎

注興起也肺
離之本端厚

大者繇猶終也大夫以上成儀多終絕之尚左手者明

岳終之乃絕其末齊嘗也疏弗繇終即弗終一也此鄉

飲酒大夫禮故云繇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繇必兼

絕言絕不得兼繇也周禮太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

繇祭注云繇祭以手從肺本簡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

張氏爾岐曰卻左手者仰其左手也弗繇者直絕末
以祭不必繇也大夫以上乃有繇祭士則否經言弗
繇以賓固士也他事皆從士禮

蕙田案經文云弗繇而注疏乃以繇祭釋之

盖以弗為屈曲之義其說迂曲張氏駁之最

當

坐拱手遂祭酒

注拭也疏內則事佩之中有
祝則賓客自有祝巾以拭手也興席

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

拜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十

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注卒盡也於此盡酒者
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降洗

注將酢
主人降立阼階東西南賓坐奠爵興

辭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

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簠與對主人復阼階東西南賓

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

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

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

注酢報也

祭者祭薦俎及酒亦齊啐疏此實未盥主人辭洗卿射實盥訖主人乃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卿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卿人特實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也卿射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人之命故奠于簠下得主人之命乃奠于篚此則賓取爵適洗未奠之時主人即辭故奠于篚也

教氏繼公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

注酒已物也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

注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答拜

注東西兩端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疏莫于序端者擬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

教氏繼公曰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介飲之既也卒爵乃拜者若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姜氏兆錫曰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為謝酒惡當於獻賓賓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主不告旨之後

蕙田案崇酒之義姜說為長注疏與教氏俱

費解

又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解于簠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

西序東面注不辭洗者以其特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

人實解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

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

上答拜

欽定義疏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復拜示盡解也賓

皆答拜以此酒為已而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注不拜洗殺于獻賓西階

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西

注實已拜主人莫其解

賓辭坐取解復位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復位

注酬酒不舉君

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張氏爾岐曰賓辭疏以為解主人復觀酌已愚以主人方酌時不辭給非辭酌也仍是辭其莫如鄉射二人舉解時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

注主人特與介為禮賓讓不敢居堂

上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

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

注介禮殺也

疏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介與眾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禮則惟于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

介西階上立注不言疑者省文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

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

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注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教氏繼公曰主人獻介乃拜于其右者降于賓也凡堂上之獻酢皆分階而拜者實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

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賓禮不齎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

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注不啐啐下賓

蕙田案介位西階西北面而主人立西階東

是為在介右也凡北面以東為右

又案以上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注如賓卒洗主人盥盥

者當為介酌疏此主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

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
間注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教氏繼公曰凡受獻而親酢者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視賓為殺故其酢禮如此然其初乃得為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

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

爵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

拜注莫爵西楹南以當獻眾賓

欽定義疏主人所與為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

階者以其皆賓之屬也主人之拜位自介以下則拜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于其右不與拜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是主人在介

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

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于賓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注以將獻眾賓故介無事就賓南

蕙田案以上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注三拜一拜示偏不備禮也不

升拜賤也疏主人在阼階下眾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面拜之

朱子曰此疏云眾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偏得一

拜鄉射疏又云衆賓無論多少止為三拜是示偏也

然則主人之拜衆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為三拜以示

偏而衆賓之長者三人各答一拜也然經文及注疏

但言衆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

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長其老者言三主人

拜送注於衆賓右疏約上文介右而知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降復位注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欽定四庫全書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張氏爾岐曰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蕙田案降洗者惟衆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

皆不降洗禮又殺于介矣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次三人以下也

張氏爾岐曰亦升受但不拜耳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注謂三人也衆賓辯有脯醢注亦每獻薦於

其位位在下疏以其言堂下立主人以爵降奠于簠

注不合有席既不言席故位在下

用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注序次也即就

也疏衆賓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為首一人洗升舉解于賓注一人主

酒端曰衆實解西階上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席未答拜坐

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答拜降洗升實

解立于西階上賓拜注賓拜進坐奠解於薦西賓辭

坐受以興注舉解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舉解者西階

上拜送賓坐奠解于其所注所屬舉解者降注事已

欽定四庫全書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舉解者降後有大夫此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求或否故不言也

蕙田案以上一人舉解為旅酬之始

又案楊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尊者一條於

此文之下蓋從鄉射篇之例但尊者或來或

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

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

設席于堂廉東上注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

言樂正先升立于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

階東則工席在階東

何瑟後首擗越內弦右手相

注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

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為之每工一

人卿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既也及席子

工瑟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問也及席子

曰席也固相師之道後者皆變于君也持持也相瑟者

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肉弦側擗

之者 疏此卿大夫飲酒四人射諸侯六人若

瑟士當二人天子八人為差次也工四人二人

瑟則二人歌相亦二人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

教氏繼公曰工筮蓋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注正長也 疏此樂正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注降立於

欽定四庫全書

西方近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注三者皆小雅篇也 疏此三者皆小雅篇也

其事 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名

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

可則俊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

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患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自勞苦自

以為不及欲語謀于賢知而自光明也

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

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

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

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

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

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鄉飲酒亦用大學始

教宵雅肄三正習學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

君臣之義始得

教氏繼公曰不言瑟者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擗拊琴瑟以詠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

欽定四庫全書

拜送爵

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為之洗 疏此及燕禮主獻心尚樂故有升歌笙間合樂間合不

獻以前已得獻故不復重獻卿射主于射略于樂無笙

間唯有合樂笙工並為至後總獻之大射亦主于射略

于樂不問歌不合樂故有薦脯醢使人相祭

升歌獻工下管不復得獻 疏此使人相祭者相其祭

酒祭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注生 疏此及燕禮主獻心尚樂故有升歌笙間合樂間合不

祭飲辦有脯醢不祭 重注祭飲獻酒 大師則為之洗賓介

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則為之洗尊之也實介降從主

人也工大師也工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

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盛氏也佐曰大師乃君所賜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

獻不當依瑟先歌後之序經先言獻工乃言大師者

以其出于君賜
不必有也注誤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笙吹笙者以笙吹此
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
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
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屬尤甚
禮樂之書猶稱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
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
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劉氏敬曰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
辭亡謂本無聲而無辭明
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敬此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五

盛氏世佐曰案笙詩之說從來聚訟詩禮二注出康
成一手尚爾異同況生其後者乎謂六篇之詞雖亡
而其義幸以序而存者箋疏而外陸氏德明蘇氏轍
范氏處義黃氏樞嚴氏粲也謂其辭既亡則其義不
可得而知序詩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者
鄭氏樵李氏樗也讀亡其辭之亡為無而謂此六篇
有聲無詞者劉氏敞商氏份董氏迺王氏質黃氏震
也朱子于有聲無辭之解既用原文而以小序為無

理則同漁仲其說詳見詩集傳及辨說然猶未足以

厭後人之心而闕其口何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成樂
也自古然矣又况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
或一句或次取篇中一二字以為題亦有舍篇中字
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
也夫詩之逸者多矣如狸首采芻肆夏見于禮記祈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五

招河水新宮見于春秋左氏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
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
詩皆不能具其亡于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亡于
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者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
也何獨于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耶若徒以其
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歌以為有聲無辭之證言則呂
氏祖謙郝氏敬論之詳矣其說可得而申也鄉射禮
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

時邁也樊遏執殫也渠思文也其說采于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秦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蕭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蕭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曰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為平允矣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五

觀承案笙詩有詞無詞聚訟已久既已並亡則二說亦並可通必欲畫一則終以朱子之說為長夫有詞然後有譜詩樂相生之序誠然然亦原其初耳既成譜後或單歌其聲或兼歌其詞則不可一概矣笙詩傳流已久其用在聲故相沿只吹其聲蓋堂上堂下之序如此周時所以用聲而不更造其詞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其詞也如琴譜亦有有聲而

無詞者其聲自和原不待詞而後顯也若但以曰樂曰賦曰歌曰吹曰奏字面為据則反不為確蓋此等字對文各別散文可通正不必執此一字為難端也已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注一人笙射禮曰笙一人拜於下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注亦受爵於西階上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五

陳氏賜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注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笙物多酒齊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衆變而歸之與之燕樂也

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

之長也由庚崇丘由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南

鵲巢采芣采蘋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

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芣采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

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芣采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

賡言卿大夫之妻能備其法度昔太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利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文王所食召公所食于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實燕用之合樂也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樂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樂禮輕者可以遠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遇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緣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筮間之篇未聞疏合樂謂堂上有歌歷堂下有笙瑟合奏此詩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五

程子曰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太姒之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

召南

朱子曰謂之南者以其化自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觀承案明有周南召南之詩而古注不以此注以雅以南之南反以南為南夷之樂者殊

未允也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知此也

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也

蕙田案以上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注不由北側降注賓介不從將燕禮注賓介不從殺故也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
卷一百六十七

五

注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有解情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上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正司

故氏繼公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

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為賓欲去留

之告賓司正告于主人主人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注再拜拜賓許也

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

實主人既拜揖就席